

呂祖全書

乙巳仲冬  
萬德至善社重刊

呂祖全書卷二十

義陵無我子劉體恕彙輯

男劉陰誠清惠  
姪劉允誠清虛

全校

沙羨一行子黃誠恕參訂

金丹直指經

天尊曰。一言而盡天下之道者。性而已。一言而盡內外之道者。神而已。道之在萬物。雖泮散殊別。無所往而不得。然其歸者。誠也。所謂惟天下至誠爲能盡其性。能盡其性。則能盡人之性。能盡人之性。則能盡物之性。能盡物之性。則能贊天地之化育。贊天地之化育。則可與天地參矣。是故禍福惟人也。而不得蕩其和。生死惟性也。而不得干其常。所以極天下之高明。而寂然不

動。以待萬物之至者。皆性之在內者也。所謂真定者。動亦定。靜亦定。無將迎。無內外。苟以外爲外。牽已而從之。是已性皆從內外也。故道之在坤不竭。以艮撫乾。坎塞離闕。是爲初著。賢以離居。心以坎逆。靜坐如釋子之空。然後寒暑不知其爲寒暑也。震莫動。動則精散。右茲數者。雖有所云。無可執著。悟者易行。有情有緣。真而無幻者也。於是天尊說是經已。有無鞅數衆。天仙聖衆。及諸神祇。令掌歡喜。歎未曾有。

明道歸真經

爾時天尊在大羅天中。純陽座上。收斂光明。澄神默座。瑤壁輝映映同。真炁包絡。鍾鼓畢奏。神風交暢。道意微密。暄然如春。無鞅金仙。聯牀圍繞。各皆趺坐。四

象八部。幢幡寶蓋。侍在側焉。時有重陽真人。丹陽真人。紫陽真人。各從座起。稽首頓首。長跪師前。白天尊言。門下臣等。往劫何修。獲預法會。親聆玄晦。心竊感激。第臣等愚蒙。聞是經說。心雖歡喜。終竟未達。切念人心不正。大道不行。混雜旁門。邪說悟幻。修真之士。誤信愚師。或服童男童女之初精。或以金石與女子服。日久產一肉塊。取而餌之。或以男女照自興感。或以九女爲鼎爐。或以百草爲外藥。或指臍後玄關。或以男女神交。服遺濁精。或以煉陽爲鑄劍。或以養女爲立基。或以陰處爲命門。或見景亡情。爲八九大還。甚而至於燒茆誑騙富貴。採戰敗壞綱常。養砂煉鉛之徒。妄想金丹服食。如斯奸惡。邪術迷真。不但無益

成功。抑且多狀原本。即有近理。稍劈邪迷。捷徑希成。  
。僅能延塵凡之壽。不能脫凡俗之身。飛冲之道。似未  
然斯。不識以何因緣。離此謬誤。於是天尊。浩然長嘆  
。告諸真衆曰。嗟呼。爾子尚未知世之促而人之邪耶。  
夫人之生。善性根焉。孝悌鍾焉。四端正焉。五行範焉  
。忠信胚焉。和遜傳焉。人品係焉。大道存焉。人也者  
。異乎草木禽獸之爲類者也。草有芝焉。木有松焉。禽  
有鶴焉。獸有鹿焉。芝燭燭於商山之陰。松喬喬於昆岡  
之陽。鶴嗥嗥於東郭之車。鹿呦呦於南極之幢。人而忘  
本。不如四者尙音常徉而輝翔。嗟彼下愚務。邪行矯。喪  
死者往往如斯。敗亂者在在不少。食彼之精。益己之精  
。吸彼之腦。補己之腦。心上加心。顛而復倒。有所何

從。徒勞機巧。如絲之亂。弗解其繞。胡不攝自己之精神。收身中之珍寶。歸希夷之真詮。先驅邪而入勦。返清靜之功。立空虛之考。庶幾根本固而風難搖。枝幹生而華可保。吾曷無說以指迷。是故偈言以諭曉。知者易明。勇者便了。忘形於巖谷之中。出性於皮囊之表。是爲斷音短障。亦曰破惱。操守久之。飛昇縹渺。天尊又說偈曰。玩定乾坤。理選知六六時。金木爲成宅。土德定丹基。已識丹基所。迎進主人翁。宅子常修治。勿使風雨攻。水內求白龜。得之藏龜室。龜室在何處。却在長城北。跨虎遊當陽。朱雀常衣絳。噫火即是伊。取之煉升降。戊己是丹爐。中炷離方火。火內有青龍。伏致水中虎。天七是東西。地二即南北。立鼎分陰陽。休教差

規則。銀河方沐浴。華蓋動見精。沐浴在定性。性定是  
長生。過此玉闕去。胡華各自分。闕開猶難透。伏氣透  
遼京。採得精神氣。是斯三品物。精化氣化神。從茲定  
佞谷。得是陰陽氣。朝朝與夕夕。心洞自然開。是爲藥  
物至。乾曰崑崙巔。在人曰上首。氣迴崑崙與崑崙同峰。緩  
退陰符音溜。真人欲見身。必至明堂舍。雙靡莫上開。  
脾主是舌。守中曰定意。意定方足貴。中外兩處無。  
恬淡何思慮。念勿起是戰。隄防賊來窺。若貧又若苦。  
少女守空閨。復至乾緩緩。姤至坤剛剛。剛柔兩相濟。  
休將宅子傷。若聞似不聞。即是成道時。若有似不有。  
大道成已久。吾偈分十六。句分六十四。妙訣實難量。  
功德不思議。天尊說是經偈。已於是重陽真人。丹陽真

人。紫陽真人。歡喜朝禮。志心皈命。默默復位。爾時  
天尊復告諸真曰。吾再宣說。汝等諦聽。人爲萬物之靈  
。心爲一身之主。沉沉靜靜。不伎不求。不雜不僞。無  
思無慮。發而爲言。溫和慈讓。體之爲行。中正端方。  
孝悌於內。忠信於外。不厚責於人。不徇物以私。率性  
而行。從容中道。道心不退。正氣勃勃。真氣不亂。如  
是之士。雖未造道。是爲易造。雖未得道。是爲易得。  
得一之士。永必得焉。於是天尊。憫念守道之士。天資  
愚訥。造而未得。又宣偈言。以指其得。偈曰。造道機  
在目。陰盡陽來復。乾龍下手時。見龍無拘束。烹煉至  
乾乾。躍淵須沐浴。飛龍應在天。上九神降伏。陽極自  
持。盈漸進坤初六。六二土含金。虎嘯風生谷。采聚六

三中。括囊丹已熟。陽剝五陰間。野戰純陰足。四象各朝元。五行自攢簇。靜字實佺佺。飛拔功夫畢。天尊說偈已。諸天雨華。諸地化芝。諸仙唱禮。諸化雍熙。指至人學道之歧徑。豎高士修煉之階梯。渡人之筏。聖德之瑜。如珍之重。若璧之希。慎勿等閒。福慶有餘。讚禮而退。

寂淡宗一經

爾時天尊在於大羅天。純陽殿。與無極神仙。俱揮降魔之扇。披雲鶴之衣。冠玉華之巾。坐霞綃之輿。掀髯凝神。佺靈發聲。而說經曰。道之所以爲道者。如天之所以爲天也。夫天之爲天。以其有日月二精。包藏萬物。升降五行。而道所爲性命精神。轉運形氣。中外相得。

是故氣行而形動。形動而精泄。精泄而神散。豈非天以氣。而人亦以氣乎。有形則住氣。住氣則精足。精足則神固。豈非天以形縛氣。而人亦以形縛氣乎。運動者。精也。精所以發光華而堅固骨髓。是故天所以爲日月。而定行晝夜。神者。萬物之主也。天無神。則日光月照。電烈雷轟者。無矣。人無神。則目視耳聽。口言心記者。無矣。豈非神爲天人之主者乎。夫神者。氣之主也。氣者。形之主也。神氣足而形自安。天地和而道乃立。是故天人歸一。道本不貳。無始自然而來。無終自然而返。一得永得。寂湛虛靈。自然逍遙。常清常靜。有不有之間。無無不無之內。寂亦匪寂。空不落空。形神之妙。可化難名。今世澆薄。令人短促。失其真而入

其妄。舍其正而得其邪。是故以道爲幻。言諸爐鼎。比人之身。染相執著。孰若無鼎無爐。果難無鼎無爐。孰若以天以地。爲長遠之大觀乎。至於誤於斤兩卦爻。孰若無卦無爻。果難無卦無爻。孰若以神以氣。爲永久之簡易乎。至於誤於金木。孰若無金無木。果難無金無木。孰若以性以情。爲親近之佞英乎。至於動靜。人難能知。若誤於動靜。孰若以行以住。爲道原之捷徑乎。夫人以自誤自。以心誤心。而心中又起一心。豈非自誤誤人。以致誤天下國家之微乎。孰若以自善自。以心善心。而心中止定一心。豈非自善善人。以致善天下國家之微乎。嗚呼噫衣音嘻。道在於是乎。不在於是乎。唯人自善悟之耳。於是天尊。欲重宣此意以說偈曰。所說曰道

。非爲道也。道何說爲。毋欺於心。修何所修。歸一而已。萬道之宗。渾圓靈妙。天尊說是經偈已。爾時無極神仙。踴躍歡喜。天華紛妍。異香縹緲。仙樂嘹唳。龍吟鳳舞。一切有情。志心皈命。

萬化歸一經

爾時天尊在大羅天。與金覺選仙。無極聖真俱。神通自在。佺虛寂湛。溫良如意。光明融燦。而說經曰。道本無言。因言而顯其道。道外無心。心外無道。佺虛空靈。其道即心。蘊之爲道。發之爲經。開迷闡教。其經乃明。吾今說道。雖曰強名。畧述其徵。指南以行。夫金丹大道者。蓋長生之大道也。是故主形。則有心肝脾腎肺。主氣。則有精神魂魄意。此皆佺聖之至幾。超凡之

祕地。其養煉之功。採聚之方。人所難知。世所難能。神所難述。仙所難云。吾雖不敏。常願修斯。馳神運思。晝咏宵披。聊識微文。恕泄天機。於是天尊。跌坐揮塵。談是妙音。於是諸真聽。太虛無爲。如川如阜。煉修先後。上下忘機。形神堅固。精氣無遺。陰牛宿以曜含。託靈根以正基。嗟亢尾之奇挺。實房畢之所扶持。起自至幽。似空若杳。知者以守見而不之。之者以路絕而莫曉。赤城霞隔於紅宮。黃庭中立於都道。旋貫幽闕之玄珠。專守陰中之至寶。都靈臺之真人。忽乎予之性情。訪羽士於丹垵。尋不死之絳庭。仰崑崙之可攀。亦何殊於長城。抑玉戶之森森。振金石之鈴鈴。發初念之朦朧。啓故慮之崢嶸。跨穹隆之懸磴。臨萬丈之絕冥。

進火候於虛危。退陰符於張星。雖求益之進退。乃永存  
長生。既斜既正。既曲既平。仍得之於姤女。必求配於  
金公。恣出入之寥朗。調呼吸之從容。覲翔鸞之裔裔。  
聽鳴鳳之噤噤。過玉池而一躍。疏煩想於心胸。蕩坎離  
之交媾。發震兌之游蒙。陟舍明堂。迄於仙都。雙靡雲  
疎以夾路。玉房陰映於高隅。金木景音合於林間。寶樹  
璀璨而垂珠。王子吹笙以控鶴。真人鼓笛以躊躕。騁神  
變之揮霍。忽有出而入無。於是養煉既周。體靜心閒。  
害馬以去。世事都捐音。投刃皆虛。目牛無全。凝神如  
寂。朗視長川。一陽初復。精氣已堅。臨陽築基於黃舍  
。至泰取水於丹田。挹以佺玉之膏。浴以華池之泉。河  
車轉於大壯。夬離利於冲天。純陽上於崑崙。姤動下於

佷淵。遯於防汞於腫飛。觀剝徐退乎霞烟。純陰反乎面  
壁。還存呼吸之綿綿。散以象外之說。暢以無生之篇。  
悟遣有之不盡。覺涉無之有間。恣伏候以終日。等寂嘿  
默同於不言。明虛無以靜道。超萬古之佷佷。嘆世之賢。  
玩斯真詮。學而存之。神仙可肩。天尊說是經已。諸天  
仙聖。無鞅高真。稽顙再拜。皈命稱揚。嘆未曾有。異  
口同聲。以偈讚曰。大道佷佷。孰爲之言。妙哉茲篇。  
廊落莊嚴。佷微明鑑。燦爛渾圓。出雲霞者。先天地焉  
。禮謝而退。

辟幻真經

天尊曰。道不可離。可離非道。然亦毋滯。滯則失真。  
如火之始然。如泉之始達。如貧人失珠而還得。如楊花

拂去而還來。如舟行岸動。浪動天移。所謂心心明了。其實若虛。金丹者三。身為鉛。心為汞。定為水。慧為火。精神魂魄意為藥。行住坐臥為火候。清靜自然為運用。又以氣為鉛。神為汞。午為火。子為水。心肝脾肺腎為藥。年月時日為火候。抱元守一為運用。又以精為鉛。血為汞。腎為水。心為火。精血髓氣液為藥。閉音嚙音摩為火候。存思升降為運用。作法雖異。其成一也。嗟令凡愚。不由正經。生其妄心。驚其神而著其物。幻其術而失其真。胡為乎修心而誠意。難矣哉。功畢而證升。是以心為形役。奚有用而可云。吾願世之修佗。須修其身。正其心。誠其意。忘其形。忘形以養氣。忘氣以凝神。忘神以致虛。忘虛以入真。為斯忘字。入道

之門。是故無事於心。無心於事。無心無形。無物無空。  
。超然萬物。確然一靈。心藏於心而不見。神舍於神而  
不驚。交於奎。合於角。而東井南箕。舍於翼。升於牛  
。而西房東壁。人之一身。象乎天地。其周天也。三百  
六十五度。其去地也。九萬一千餘程。陽動而陰靜。天  
旋而地盪。乾升於上而陽興。學道之士。宜守明堂。坤  
降於下而陰動。學道之士。宜調華池。艮其背。所以示  
肝虛血穴。艮其手。吾故以撫乾。靜坐忘其坐。欲言忘  
其言。氣出入而不知。然後是得。得亦忘得。得其道而  
脫其幻矣。

尊生妙經

天尊曰。聖人慎疾。曾子守身。夫受之父母。不敢毀傷

。雖孝之始。實欲全而歸之也。其生亦大矣。太上有言。  
。病病不病。聖人攝生。以其病病。病者維何。爲吾有  
身。五味舌爽。五色目昏。聲音觸法。熒亂神魂。是老  
病死。入於非人。病病維何。先其未形。獨頤節口。獨  
臥封情。獨處冥心。防意如城。精神守內。病安從生。  
所以然者。病由心病。心是我心。命是我命。真水不漏  
。真陽無烟。常溫氣海。真息綿綿。真息無息。谷神不  
死。筋柔握堅。深根固蒂。惟和與暢。保合元氣。慎茲  
戒茲。意無其意。嘆夫。一念若乖。萬劫輪迴。一身若  
墮。萬劫沉灰。迷者自墮。覺者自開。自覺自迷。微哉  
危哉。儆爾衆生。戰戰兢兢。如臨如履。毋忝所生。可  
以養親。可以事天。可以定命。可以延年。信受奉行。

可以學仙。行之無間。可以昇天。天尊說是妙經已。復憫衆生。又說偈曰。寵辱不驚。肝木自寧。動靜以敬。心火自定。飲食有節。脾土不泄。調息寡言。肺金自全。怡神嗇慾。腎水自足。一日之忌。暮無飽食。一月之忌。暮無大醉。一歲之忌。朔望遠內。一生之忌。晦當護氣。太上養神。真人養形。形神均養。病胡爲生。下土守之。允以延齡。中士守之。允以道增。至人無病。常靜常清。

克己妙經

天尊曰。吾昔聞於闕尹子曰。克己方能成己。爲己方能克己。至聖曰。克己復禮。故以回賢。是故聖人無己。靡所不已。體乎己焉。無不至矣。吾當爲爾世人。說是

克己妙經。於是凝其神。定其色。端然而坐。怡然而肅。啓慈悲之念。生敬懼之心。出清淨之音。說克己之經。曰。真己無體。真體無己。無體之體。天地一體。無己之己。萬物一己。視自己視。無別視者。聽自己聽。無別聽者。言自己言。無別言者。動自己動。無別動者。無色無聲。都無視聽。無作無用。都無言動。不離聲色。而見天則。不離自心。而見天心。在天真元。在人歸復。自本自知。是謂見獨。真勝己者適己。真爲己者無己。會萬物爲己者。唯仁人而已矣。純陽帝君說是經。己天散異香。渺焉而退。

斷障歸一經

天尊曰。大道巍巍。包羅萬象。既生既成。貴乎斷障。

如不斷障。其生恐喪。如不歸一。其成恐妄。斷障歸一。  
。大道乃暢。吾今爲諸衆生。斷其障曰。一斷不心殉識。  
。一斷不志殉氣。一斷不真殉緣。一斷不生殉欲。一斷  
不善殉名。一斷不勞殉人。人盡殉也。都未能斷。能斷  
此障。一斷百斷。人心空洞。熾然情生。情生神發。種  
種識萌。情識攘攘。志氣游宕。境緣紛起。嗜慾淫放。  
慾深機淺。衆相皆見。認識作子。幻形千變。著善矜勞。  
。無端援羨。殉名喪實。並使心戰。我聞至人。閑邪存  
誠。存存者何。斷斷無能。識無其識。情無其情。無情  
無識。乃合誠明。內外雙忘。澄然無欲。默而信之。工  
夫簡易。德以剛立。學以靜通。惟茲斷斷。大道之功。  
天尊說是斷障妙經已。又從而覘現上聲其歸一之妙曰。  
諍語也

維一爲氣。乾乾先天。中夜存之。無爲之前。玄黃氤氳。  
。自降自升。我抱太冲。常息常生。天根未發。萬籟之  
幾。六陰既翕。無往不歸。當斯時也。若希若微。絲絲  
相續。息息相依。營抱其一。神棲其根。如水斯活。如  
泉斯溫。是故至人。性性存存。入非蘊界。出非隨緣。  
淡兮無人。廓兮無天。作如是觀。默養端倪。虛以集之  
。一以致之。箇中真息。聖胎在茲。其覺于于。其息深  
深。無旦無晝。無古無今。天定人則。人竅天心。定竅  
同玄。三復可臻。斷障歸一。悉在所云。

制發妙經

天尊曰。聖賢大道。載在經書。大學中庸。包羅天地。  
道不可離。止於至善。戒懼乎。不睹不聞。慎其獨也。

吾於此得說經曰。既戒既懼。即是觀聞。欲止至善。是制未發。人生而靜。太上難說。爾形既生。爾神斯發。孰是性者。孰是未發。觀所不觀。而未之觀。聞所不聞。而未之聞。不觀何戒。不聞何懼。自戒自懼。惟自性故。一切自性。一切圓淨。流行不已。惟天之命。動而無動。靜而無靜。包羅法象。孕育羣聖。或欲觀之。現何名相。二月非月語義出自楞嚴。一春無象。若顯若微。無識無想。或謂之中。佗珠象罔。不觀如觀。不聞如聞。恍恍忽忽。杳杳冥冥。洞洞空空。無無已矣。

止了妙經

天尊曰。易。艮其止。君子思不出其位。以思無思之妙。反思靈燄之無窮。思盡還元。性相常住。是故艮其背。

。背非見也。背無思也。於是以其妙曰。大道無所。非有住處。是心無涯。止於何所。以止止動。其止彌動。以動歸止。不若無動。是故真止。止無其止。不添一識。不起一意。意識雙泯。內外兩忘。其明無礙。其神無方。是故明德。炯炯自知。精一不貳。而無溢思。無思之思。睿能通微。知至至之。其殆庶幾。爾時天尊說是止已。又從而說其了曰。一了性命大事。一了生成大事。一了手足大事。一了先天大事。一了出處大事。一了夢覺大事。如是大事。定不是小。能一一了。一了百了。我今於此。以知其妙曰。維皇降哀。厥有性命。幾希存亡。乃岐狂聖。父既我生。君既我成。人無二本。孰敢不誠。同本伊何。惟弟與兄。脊鶻在原。載飛載鳴。

。揆厥本始。繩我先志。三極會通。百世以俟。樂行憂違。  
。知彰知微。闔闢變化。極數研幾。彼夢我覺。其立爾  
卓。復見其根。猗歟性樂。我生事大。初嚴其介。一了  
百了。莫如剛夬音。善息善生。無成無壞。是故了了。  
永無罣礙。曰止曰了。雖未了道。實爲到了。了者得也。  
。得道無他。下手止了。

真密經

爾時天尊。慨道不行。世氣澆漓。人慾滋熾。邪門異路。  
。梗阻真宗。羽士失源。分歧幻論。倡言橫說。議論紛  
紜。日誤日延。遂成錮弊。吾膺上帝刺誥。演正孚佑。  
誓必興行。救良善於荊棘之叢。挽宗風於渾音淆之阱。  
護國則雨暘時若。興道則性命修真。不惜齒牙。再三瀆

告。而以大道當密。立志當真之言。說與後之皈真者。以剖惑焉。於是天尊說其經曰。吾聞聖人。洗心皈命。退藏於密。密何謂密。是無言故。與汝言說。即非體密。汝若返照。密在汝邊。道無可言。深於密焉。大道渾元。潛地潛天。其神無體。其機象先。至人之心。微妙通玄。如璞未剖。如珠在淵。是故洗心。心無其心。搏之愈微。索之愈沉。所以然者。其根深深。不可擬議。不可思尋。湛然寂照。自明其牖。闔戶惟坤歸藏之守。藏之伊何。有息有候。獨往獨來。無作無漏。我有太極。生生不息。逆遡天根。極無其極。無極非無。圓神活潑。復命歸根。霜天夜月。霜淨月圓。無垢無潔。以故真密。無可言說。體斯真密。道斯密豁。而化默矣。

真默經

天尊曰。道既體密。即可語默。以密化默。道有所歸。維皇上帝。灑灑玄玄。大道無名。寂寂淵淵。義含心妙。妙畫先天。舜剖惟微。式好是虔。穆穆文王。終日乾乾。巍巍至聖。獨印心傳。回也如愚。卓乎無前。參乎止定。嚴乎幾先。子思未發。其道闇然。孟氏守約。天壽不遷。茂叔主靜。伯淳忘筌。是故君子。訥訥自全。金人守戒。白圭省愆。聽乎無聲。豫悅天年。聞乎不聞。昭事皇天。心如養火。氣如養泉。退而藏之。信在不言。不言之言。彼將自然。道以神會。不由諦詮。我作是觀。敬比韋弦。常常如是。真道得焉。是故真默。乃道之肩。默而識之。默而成賢。灑掃應對。進退周旋。

處合即默。默豈啗偏。不言而信。故默存然。如斯守默。宜熟吾篇。容或未信。故不從慎言而學焉。烏有說

丁酉之秋。馳鶴邗江。居蓮華之社。時當夜半。有客叩門。余啓扇視之。一道者也。羽衣翩躚。神氣逼人。相與坐久。客向予而笑曰。今之世人。多言道。八方風起。然而真者。百未聞一也。子欲聞其真乎。予乃下席再拜而問曰。道者。吾聞之。精氣神爲主。養煉之法。吾未知也。請得備而言之。客曰。道乃無言。何得言乎。且道至虛而入有形。是道也。必煉神還虛。予曰。若此靜去。恐墜佛氏之門。終陰物耳。客曰何爲其然也。天性本乎動則動。靜則靜。予曰。然則專乎動而本靜。靜

是靜。專乎靜而本動。動則動。毋得握攢也。歟客曰。金丹者。心爲主。所以聖人云。空空洞洞。光光潔潔之境也。可爲大道耳。予曰。若知道之由。而攢握之者。非心也。必欲房中御女。可以長生。客乃大呼去聲曰。謬矣。所曰房中者。固子精也。胡以御女。御女者。得彼之穢滓。於吾心有何益。於是歌曰。御女三峯鼎作基兮。無爲。採取坎實補離兮。非斯。道非服氣餐霞兮。危危。道非男女外形兮。差爲。道非採戰養陽兮。精氣微。道非煉石爲丹兮。無也。道非觀想坐寂兮。釋也。道非叩齒鳴天鼓兮。道非抱膝與忍饑兮。悲斯旁門邪外道。正乃先天一語奇。奇者。乾也。陽也。神也。孰邪孰正。不辨可知。予曰。先生何人也。請示之。客曰。余烏有先生也。於

是作數語教予。臨行又授以純陽經一卷。戒曰。當各自澄心。各自默會。自明自性。自得自真。且調養性情。固惜精氣。俾不昧於天理。予不日來。爲子一說道可也。飄然而去。

### 湖濱宵話

余自黃山歸。過湖濱。與維清維靜諸子集。時丁酉霜月也。諸子問曰。道宗何處。余曰。中和黃庭也。曰。何謂。曰。未發之中。無形也。有形之中。無中也。識得未發。而無形之中固有也。有形之中亦中也。識不得未發。而有形之中固非中也。無形之中亦非中也。曰。敢問和。曰。夫天地之所以昌萬物者。一和而已矣。帝王之所以化萬邦者。一和而已矣。飛潛動植。有情無情。

一和而已矣。四生生化於兩間者。一和而已矣。凡厥小民。而樂利於鄉井之間者。一和而已矣。故聖賢學道之心。如赤子之心。赤子之心。渾渾然。由由然。在母之懷。一和而已矣。人只知喜怒哀樂之未發。謂之中。而不知喜怒哀樂。是謂之和也。人心未發之初。無喜無怒。無哀無樂。不知有天也。不知有地也。不知有人也。不知有物我也。只是一團和氣。藏於其中。計較不萌。機智不起。變詐不生。伎音志求不作。有何戕賊。有何嫉妒。有何猜忌。有何乖戾。與天地未分一般。與赤子未孩一般。豈不是太和的。故中外無和。不和不中。亘古至今。惟和則泰。不和則否。如此乎和之爲貴也。而有本。惟心和則氣和。氣和則形和。形和則天地萬物之

和應之。和其心者。存心養氣。不失天命之初。則性和矣。性和則發皆中節。而情和矣。黃庭云。獨食太和陰陽炁。其斯之謂與。曰。敢問黃庭。何謂也。曰。黃庭中宮。脾主之。曰。何謂闕元。曰。丹田中之氣海也。曰。何謂幽闕。曰。精路也。曰。何謂命門。曰。腎也。曰。何謂衣朱衣。曰。心南方主之。在人爲心。在命爲神。在石爲砂。屬火。故曰。衣朱衣。曰。何謂壯籥兩靡。曰。壯籥屬羽。是啓羽之籥。兩靡者。神戶玉房。雙目也。曰。何謂玉池。曰。精舍也。其精舍之上及口。故談道者。多以譬之。曰。何謂靈根。曰。心爲國主。靈根者。即心也。黃庭解爲舌。所謂洗心自治。譬如一盤水。風過則不能見眉目。及風澄水定。而後見之耳。

。明堂者。額也。中虛無。丹田之氣升於斯。即反而成液。是爲真人子丹當我前。崑崙者。首也。又爲脾。脾屬土。藏心故耳。是謂絳宮。重樓者。長城丹田也。玄谷。精舍也。而心爲之生。肝爲之長。目爲之明。耳爲之聰。寸田尺宅。不必言矣。而重在長流心靈者也。太平乃神之宮。務修者。不得動搖。二六時中常念。若能守此不失。而羽化登仙。又何道哉。曰。心肝脾肺腎何爲主。曰。是各皆爲主耳。腎獨尊。心最貴。其他雖小別。然亦不可忽也。曰。修道從何處下手。何處定基。何處握把。曰。下手者。了手之始。了手者。下手之終。凡學者。各承師傳以下手。及其終也。當就傳習以了手。釋子承佛氏之傳。下手先悟一空字。參之久。恍然

見未發是空。故其了手。只悟一空而遂已。吾道與聖賢之道同。下手時。先參一中字。參之久。灼然如未發是中。故了致中和而成化育。定基者。以心神為主。中宮爲舍。固養精氣。是定基也。譬如一木器無底。雖千百擔之水不能溢。如是乎。必固其本也。把握者。如未發之前無所稽。以其發者稽。既發之後無所執。以其未發者執。曰。敢問從動乎。從靜乎。曰。此理原無動靜。初學者。在靜處參之易。在動處參之難。先聖教人且靜坐。收攝精神。以益性命之源。若一向從靜做去。則有喜靜厭動。墮於空寂之弊矣。吾輩在靜處。參見未發頭面。即以動靜合一求之。靜時參求此理。是曰。靜而靜。動時參求此理。是曰。動而靜。曰。敢問性命之源。曰。

。命者性之源。性者情之源。天一生水。是水之源。乾道變化。是性命之源。不知源者。當溯流以窮之。在人倫庶物。邇而求之。則性命之源可見。古仙有語曰。不離日用常行理。直造先天未畫前。語畢。諸子謝教。

### 湖濱再說

方外之道。世儒非之。以其不與方內之觀。而不知非然也。道無方也。無方故無內。無內故無外。入乎窈冥原本非作宵。遂乎大明。涉末季而游古初。不惟不能祛而出之外。且欲揖而入之內也。不然。而軌域爲方。將憑生夸權。煩形越智。舍清精而拾穢滓。駘駘驚驚。日構月鬪。殆而已矣。此無他。病生於不和故也。蓋折衷於夫子。夫子語道也。曰一陰一陽。語性命也。曰保合太和。

子思氏發明之。曰致中和。何也。夫一環未剖。豈不謂中。此時無情景。亦無滯慮。豈不謂和。是爲中中之和。及剖爲喜怒哀樂。而喜處忘喜。悲裡釋悲。節奏恰當。無有調停。是又和中之中。故一和立。而性命之理明矣。故善攝生者。葆和以爲寶。順天理。依自然。不以人拂天。天之道。非健而行。以行故稱健。地惟不爭而有順。名順其健也。和可知也。然而匹陰陽。簇五行。周八卦。又有說焉。匹陰陽者。剝音團陰搏音團陽。陽固先之也。簇五行者。始之行養五臟。究之臟歸五行也。周八卦者。摩六子。馴牝牛。要以駕六龍也。然此皆自然也。故曰和也。老氏曰。冲氣爲和。非和誰冲也。莊生曰。守一處和。非和誰一也。此和之旨也。至若上

藥三品。豈神爲氣精主耶。火符進退。豈只進之而有差耶。靜爲躁君。豈靜躁之間。乃至妙至妙者耶。恍惚之中有信。豈誠爲性命之源耶。蓋性和則心和。心和則氣和。氣和則法象河山皆吾和。可闢環以出。而無有外。可撮環以入。而無有內。象罔得之無所求。而佞珠之旨畢矣。又何非之爲然哉。

清靜元君坤元經附之內此經原在聖德諸品經二十四  
後於

爾時元君在華陽洞天。與諸天延那仙姑。十二溪女。說坤元妙經曰。天陽地陰。天動地靜。乾行坤順。元亨行貞。乾道成男。坤道成女。獨陰不長。獨陽不生。剛柔得其中庸。水火始能既濟。孕生萬物。蓋載蒼

生。慈忍無爭。敬順輔相。是故居母道之仁。爲后元  
之配。致功論化。其道一焉。自闢乾闥坤以來。有聖  
母。有后土。有天姆。有女媧。有斗母。有佛姆。有  
元君。有王母。有仙姑。有玉女。至於麻姑天妃。天  
女。玄女。無極女仙。女菩薩。比丘尼。那延溪女。紫  
姑湘妃。洛神巫女。電母青娥。素女織女。皆以坤元  
柔順。修真得道。證明高果。是與天元同氣不二。令  
善女人。各具坤元。咸能入道。俱以修力。可證極樂  
妙果。萬劫常存。若以己身礙漏難修。則其心原無走  
漏。汝何自蔽。無始以前。何有色相。何有身跡。惟  
一惟空。原無二心。汝何修身。汝何棄心。如能返思  
其元。更有修真捷徑。我今爲汝女衆。說是捷徑。汝

當諦聽。夫乾道動。坤道靜。欲修性命。務須從靜。汝今原靜。又何以修。坤道濁。乾道清。欲修性命。務須從清。惟能以濁修清。是以入道證果。吾今爲汝說是修清之道。夫清濁雖別於形質。而本元出自心神。汝欲心靜神清。務修其性。能悟修性。便是立命。汝能悟者。即是汝性。汝性非性。汝心非心。心即是心。性即是性。性非汝心。心非汝性。若問汝性。性即說性。若問汝心。心即說心。心無所心。性無所性。亦非無性。亦非無心。性亦非心。心亦非性。性無有心。心無有性。性本無心。心本無性。心若有性。即非道心。性若有心。即非道性。道性我性。道心我心。是真實性。是忘想心。性若真實。即見道性。心

若妄想。即非道心。雖曰道心。又有云說。名何云心。有肉團心。有虛靈心。此虛靈心。是名何心。是眞道心。是眞實心。彼肉團心。是名何心。是非道心。是妄想心。汝能剔肉團心。爲虛靈心。悟非道心。爲眞道心。破妄想心。爲眞實心。加以勇猛心。精進心。除却煩惱心。礙障心。惟障礙心。是執著故。欲除執著。務加金剛心。虛空心。死了心。不動心。智慧心。堅固心。圓滿心。成就心。菩提心。慈悲心。歡喜心。如是諸心。是名道心。能明道心。心即是道。若入是道。務守是心。若遇色相。如如弗動。若遇患疾。如如不變。若遇霹靂。如如不驚。若遇是非。如如不亂。若遇刀斧。如如不懼。若遇死亡。如如不壞。

。惟是不壞。即是不死。惟是不死。即是道心。惟是道心。即是修道。惟是修道。即是修道。性若無明。非是真性。舍此真性。更何有心。舍此真心。更何有道。是故神通智慧。皆從道心而生。清靜虛靈。皆自性道而出。三寶一而無二。四大總是幻空。務向濁處存清。惟自靜中防動。能防其動。即明其性。能明其性。即守其心。心若常修。六賊難入。惺惺覺察。五蘊何來。智慧光明。恍朗純和。性明命立。以鉛制汞。賴土成功。以汞投爐。幽潛真默。煉形化炁。煉炁歸神。煉神還空。即是本來。又何刳之不存。何果之不證。何身之有漏。何心之有障。何道之有二哉。汝善女人。又何疑之不修哉。於是元君說是經已。告諸

仙衆。吾伉所說不二之旨。吾曾拜受於佺女元君。貞一坤元。無上妙道。爲汝善女人道海津梁。即有善男子。亦不離是。吾今恐汝暗昧疑退。再說偈曰。男女本一炁。清濁動靜異。女人欲修真。切使真元聚。陰中有元陽。存清弗以棄。明此色與慾。本來無所累。屏除貪嗔痴。割斷憂思慮。去濁修清性。不墮諸惡趣。靜寂守無爲。我即男子具。無無無其形。有有有無意。內視色聲空。色空俱絕離。仗土爲坤基。一陽本自地。鉛汞固不同。炁神無二義。渺渺空靈心。心神能爲制一炁返春和。飛出雲霄去。偕汝太清遊。是曰真如偈。元君說是偈已。諸天延那天女。十二溪仙。香雨散花。寶珠纓絡。洞章飛舞。歡喜信受。讚嘆希

有。禮謝而退。

按元君孫氏。道諱不二。號清靜散人。寧海人也。生於宋徽宗宣和元年己亥。正月初五日。幼適丹陽馬宜甫。生三子。重陽以分梨十化。夫婦棄家修道。出家於洛陽山洞。互相黽勉。金丹道就。夫婦同昇。二月二十九日冲舉。封清靜淵真。佷虛演化。順化元君。七真之一也。